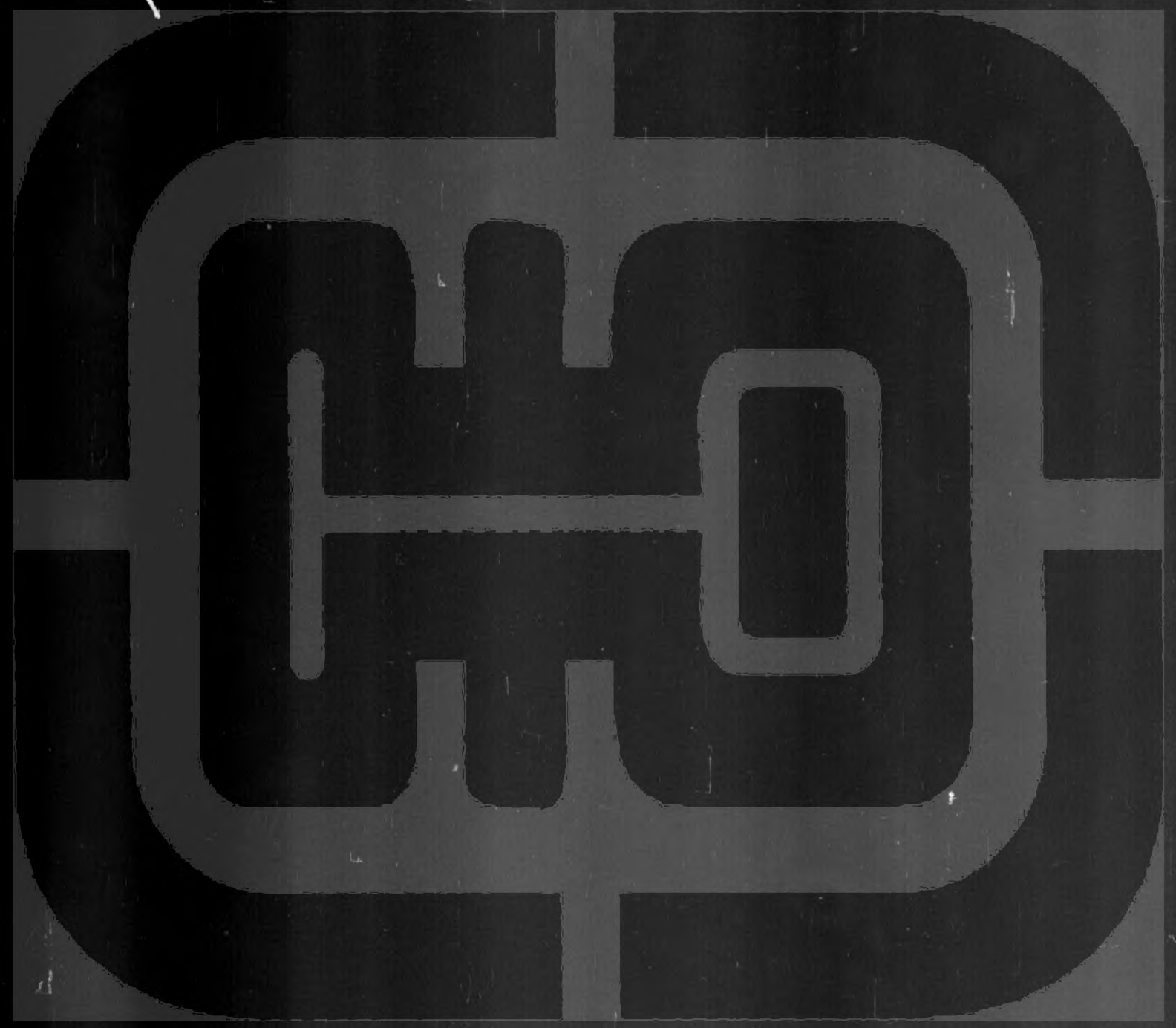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第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

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冊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

晉獻公之子九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貴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

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舜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要須五禮父母先荅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

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於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荅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一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荅之

曰然

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矯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違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

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

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爲幸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

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詩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善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詩之文章所引以文事也辭詩人所歌

不顯乃文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父也

孝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莫之不至瞽瞍爲天子父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烝烝孰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

加焉○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朱訟獄謳歌舜德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太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

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横至者是其命祿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德襲父之位非匹夫也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也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

也君仁彼義自怨其惡行芟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章指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也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賢嚚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
志無欲之貌也曰豈其居畎畝之
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幡反也改本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
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
計欲就湯聘以行其
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道使君爲堯舜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
使民爲堯舜之民
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
吾身親見之哉
覺悟也天欲使堯舜之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民非我悟之
將誰教乎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
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

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或近者處身遠也或近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身潔不汚已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桀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桀也○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者爲之辭也於衛

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當爲遠方來賢

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常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畢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鬻於秦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繆公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晉晉國之寶虞之賢臣諫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魯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時舉於秦知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俟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

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
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
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
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
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
以成已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
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始終如一
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撓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始條理者聖人終始同
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
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盡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立陵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令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考天子一位公一位公謂上公九命一位伯一位孤一位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侯伯子男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以等君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九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吏除吏也○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

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恩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足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乎平公常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

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賢下之以德王公交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爲心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曰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之已問其所取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疆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

說也君子謂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與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若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統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竊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者欲仕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

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爲不敬故猶校以祭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

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季桓子東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荅之矣○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

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已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禮故不敢比失國諸侯

得爲寄公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也曰受之何義也
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於民當
周其窮之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有也周者
況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
謂周急惠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
萬章問何爲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也曰不敢也孟子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不受敢問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
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
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
續而常來致之乎將賢臣受之不知可繼
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常
曰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
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
伋魯

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塵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門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也慍恨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乎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命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庖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咎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褻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

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

也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耶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若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已說於上篇）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萬章問招虞人何以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

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詿旄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由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召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末

洽沮溺耦耕接輿伴往豈可見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

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
更立親戚之貴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
君君不聽則敬易君之位
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
勿怪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其正義對王
之卿王意解顏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異姓之卿如之何也
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
從而復問
去而之他國也○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
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
故云成湯立
賢無方也

孟子卷第十

孟子第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曰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

曰孚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桮棬乎將以斤斧如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孟子曰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耶明不可比桮棬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孚之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孚之言夫嘆辭也

○章指言養性養義順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孚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孚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圜也謂湍湍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佀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

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不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人在其中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已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乎也不知敬老焉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爲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

喜老者在外故曰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耶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爲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荅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敬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則敬故弟則敬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子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惡
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
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
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今曰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
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者皆非
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
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爲
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
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皆人

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鎖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絶遠也所以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矚高下相懸賢愚幷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

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言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今夫麰麥

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如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侶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必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侶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侶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侶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侶也人口之所耆者相侶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侶也耳亦徭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

其姣也不知乎鄒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予鄒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鄒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鄒好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然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

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麤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

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良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耶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九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其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章指言東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未之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外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
其一人惟秋所善弈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
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章指言
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雖
璃其道有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蹯
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

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
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

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

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
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
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
也○章指言舍生取義之大者也簞食萬
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九人皆然
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
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
義者不
由路不求心者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也可哀憫哉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
以求之矣○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
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
手之第四
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
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

秦楚爲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弭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甚也○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遠務不得所急所以誡未達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

爲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籍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乎亦爲懷其道者也○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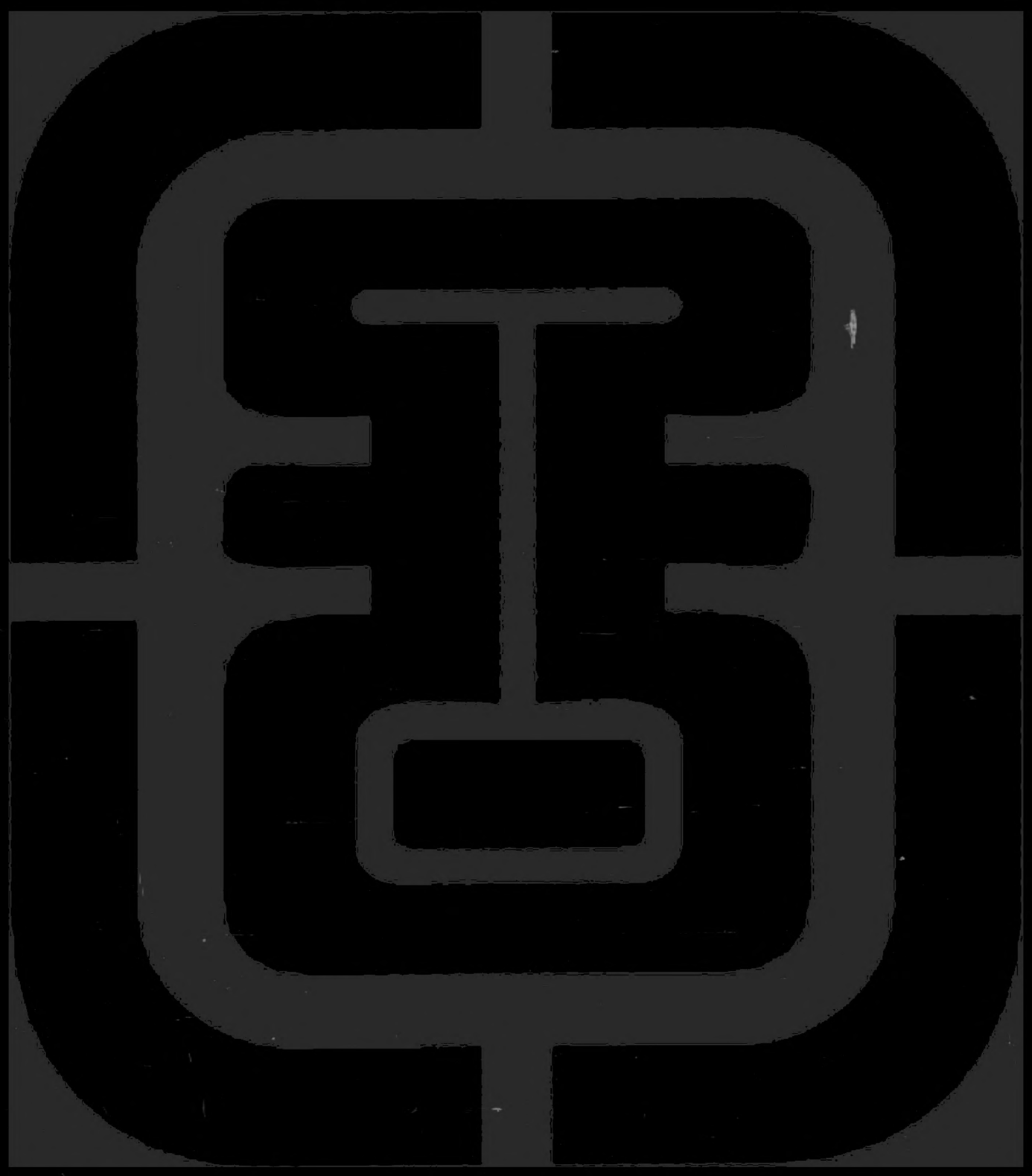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
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
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耳將神所在
也謂人有五官六府萬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
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
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
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
能奪○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
之則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爵從之令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
爵自至也以
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要人爵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
忘德

終必亡也○章指言治修天爵自樂之也孳孳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感以招亡小人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自有貴者在已身不思之耳在已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人之所貴人又能賤人人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在義於身身之貴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衣膏梁文繡已之所矣膏梁細粱如膏者也

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貪而樂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

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友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爲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必爲仁必其成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督向的者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圜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規矩者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卷第十一